1972 年冬, 汪曾祺在给好友朱德熙的一封信中写道,因为办公所在地停电,他偷空回了一趟家,"一个人炒了二三十个白果,喝了多半斤黄酒,读了一本妙书。吃着白果,就想起了'阿要吃糖炒热白果,香是香来糯是糯

朱德熙是苏州人,与王曾祺在信中说起苏州人。 曾祺是西南联大中说起苏州中文之游,至曾祺在信中说起苏州。 时时的自果的叫卖声,多的州市着一点调侃。不过,这句景 侬软语的"香是香来糯是大大。" 在民国时期流传甚广,以嘴 也的童谣。

白果是银杏的果实,可炒可烤可煮可炖,果肉软滑香糯。上世纪上半叶,在苏州、上海、扬州这些城市,经常可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炒白果的。

朱自清在《说扬州》一文中,写茶馆门口兜揽生意的中,写茶馆门口兜揽生意的小吃时提到:"又有炒白果的,在担子上铁锅爆着白果,一片铲子的声音。得先告诉他,才给你炒。炒得壳子爆了,露出黄亮的仁儿,铲在铁工工整,又热又香。"读这段文字,每每觉得那可以放了香的炒白果就在面前,令人食指大动。

炒白果的生意很辛苦, 他们和洋车夫们一样生活在 社会底层。鲁迅杂文里也出 现过他们的身影:"汽车夫发 怒,便骂洋车夫阿四一声'猪

香又香来糯又糯



猡',顽皮孩子高兴,也会在卖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画一个 乌龟……"只是写得简略,一 笔带过。

 个画面, 张爱玲忘不了;读过这篇《道路以目》的,那"香又香来糯又糯"的生疏的叫卖声也会时常在耳畔响起。

叶圣陶从小在苏州吴县 长大,他对姑苏风情了如指 掌,对炒白果的叫卖声更是 耳熟能详,幼时就把它当作 儿歌来唱:"烫手热白果,香 又香来糯又糯;一个铜钱买 三颗,三个铜钱买十颗。要买 就来数,不买就挑过。"

□ 成健

中,悠长的叫卖声才会让人 息心静虑,才当得起"轻清" 二字。

汪曾祺大学毕业后在 上海教过两年书,他对老上 海炒白果或烤白果的印象 十分深刻,尤其是它口感的 "糯",只可意会,难以言传, 而用来形容某些文学作品 的风格却比较贴切,比用滥 了的"清新"之类的词语要 准确得多。许多年以后,汪 曾祺作为文坛前辈倾情推 荐女作家铁 凝的短篇小说. 《孕妇和牛》,同时拿自己举 例:"曾有一位上海女记者 说过我的文章很糯。北方人 不能体会这种感觉。吴语区 的人是都懂的。上海卖糖炒 热白果的小贩吆喝:'阿要 吃糖炒热白果,香是香来糯 是糯'……"汪曾祺认为铁 凝的这篇小说也具有"糯" 的特质,若要解释一下,即 "细腻、柔软而有弹性",但 其实还是说不清楚的。若仍 不能体会,什么时候到上海 去买一把炒白果尝尝,一尝 便知。

写到此处,汪曾祺不无 遗憾地补了一句:"不过听说 上海已经没有卖'糖炒热白 果'的了。"

"香又香来糯又糯",秋凉时节,傍晚渐浓的暮色中,叫卖的歌声穿巷而来,夹带着炒白果徽甜的焦香,飘在清冷而寂静的空中,久久不会消散。

(来源: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偷得半日晒秋阳

10月的第一周主题是下雨,第二周的速冻制度,第二周的速冻,第三周的速冻则度。则是现象,第三周度,让水型的,是一个人,是不少人。是要,聚餐的,取资。此次,,市民出行减少,这种,以为不。峰的拥堵指数都下来。

因与一封控小区不远, 单位第一时间组织了核酸筛 查,第三针加强疫苗的注射 也提上了日程,疫情,总是在 你以为它走远了的时候又起 醒你它的存在。被打乱的节 罄和平添的烦乱增加了日常 的饱满。预约到的接种点在 六环以外。

 遇。心下一时生出秋游的愉悦,为这不期而遇的郊外秋 思

收了油门,放慢了车速,缓缓地通过白杨铺陈开的秋叶隧道,作一番画中游。一片,两片,三四片,不时飘落的树叶更让小路多了几许秋日的静谧。

与北京人语境里的"金秋" 撞了个满怀。 站在太阳地儿下排队 的工夫,周身被晒得暖洋洋 的,不由得伸了个大大的懒 腰,想象自己是一只猫,松

动松动筋骨。疫苗要打,如

追随阳光, 你就能找到 最灿烂的秋叶。 小区里黄得 最通透的银杏, 就是光线最

□ 荷夏

佳的 C 位, 朝晖与日暮时的 银杏, 绝不是此刻满满秋阳下的银杏, 那是种无法想象 的饱满, 有着玉石般的润泽。而斜阳里的红枫林, 引得一众爱美的妈妈们拍照, 拍照。

草地是最热闹的。学步的,放学的,到处都是孩为人都是孩子, 一种孩子的,到处都是孩放学的,对区的大客厅。刚地上的孩子追来跑去,踩得地上的落中嘎吱响,站在一块是一个大石,树上的红果子逗引得男孩女孩围着树蹦来跳去,看得人忍不住发笑。

回想起过去的一年里每 天穿过这里的情景,到夏寒也 点,万物葱茏,转眼已是寒龙 点,万物葱茏,转眼已是寒感前之后要感谢这因着打针别。 之后要感谢这因着打得周光 出的,半日的闲暇得以关并明,半日的闲暇得以关,静地走进秋天,为四季的连进秋天,为四季的连进秋天,为四季的连进

(来源:《北京青年报》)



面 在闽西, 如同朝圣,又似探亲

□ 符力

在古田村的寒风中

襄紧毛衣,提高领子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 笔架山下的那座白墙青瓦宗祠 我们来得太晚了。没听见 今年稻花、荷花、油菜花的声音 没听见 1929年最后几天回响—— 漫天落雪的声音 湖南俊拔青年指点江山的声音 红军将士单薄衣衫、草鞋触碰的声音

取暖炭火燃烧的声音 我们来得太晚了 但云天下的每片砖瓦都在那里 等我们。等我们回答—— 我们能为群山环抱的 这小片家园做什么 我们能为跨越五千年时空的 这个伟大国度做什么 我们能为自己的时代做什么 我们能为自己的时代做什么 我们就然伫立。我们一步一步地 走来,又离开 许多个日夜过去了,我还记得: 红旗猎猎震响 镰刀锤头所指的方向

武平养蜂人

穿了防蜂衣 米白手套、云灰防护帽也戴上 ——山岚飘飞,却已是越来越稀薄 林间晨光也散了 正是取蜜的好时机—— 大早出门,她像吸足能量一样 恢复了饱满神气 隐隐散发着活力——她已年过四十 返乡六七年 不再是南方车间里运转的部件:

日夜磨损,磨损,磨损 苍茫林地属于她 她种药,养鸡,养蜜蜂 称心如意,是女王,干枯数年的发丝 闪着光

嗡嗡嘤嘤。她从养蜂场里听出 难以言说的丰盈 她从蜜香里呼吸时光的甜意 看,她双手提取巢框,缓缓举起: 巢脾对着光,光线 透过蜂蜡,从密布的巢房里认识 人间金黄的甜 从她滋润的笑容里理解 东方女子柔软的美 她的背后,梁野山—— 绿得浓稠、深沉的巨大财宝 高高凸起,连连绵绵 接着闽西大地之上的

梅花山之晨

漫漫云天

七点半。群山仍然沉在迷蒙雾气中 相隔几十步

人前后的人,草木左右的草木 半截身子在变形,在微风中飘浮 证明:羽化登仙,不是一个臆造的词 而是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的真实 正如此时,我把整夜闭关的门扉推开 把手伸出去,就触碰到鸟鸣的 声声牵引

(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)